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二十

勸諭等文

安溪縣到任諭俗文

當職到任訪聞士風樸茂民俗淳美然恐教化之意未明無以導其向善之方則風俗雖美未能盡循古道今取古靈先生為仙居令教民之訓以示之曰為吾民者父義謂為人父須以義齊其家己勤學善然後可使其子為善己不為非然後可使其子不為非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

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大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全役不令老者擔挈則為禮義之俗矣至哉斯訓令宜告諭其弟子更相勸勉苟能行之則風俗益善無愚犯法為令者始可無憾如其不然則從事於法豈士民之所不欲亦豈為令者之本心哉

安溪縣勸民服藥戒約巫師文

當職到官得見本縣山川環合民俗淳美宜其井邑日盛生齒月繁而乃村落蕭條人煙鮮少推原其故

皆緣小民不知醫藥妄信巫師以為疾病死生鬼神實司之不知聰明正直為神始靈決不加禍於無罪之民假有妄作威福以徼祭享其鬼實不足畏直巫師利小民錢財酒食以欺詐耳不惟損民之財使病者不敢服藥以死是又損民之命今與巫約日後改業如有蠱惑欺詐以取民財者累贓斷刺許切隣告然醫藥之利民所未知蓋緣山鄉僻遠倉猝間有疾求藥於百里之外藥又非真如服土壤以病深之人服不効之藥此醫藥之功所以未收巫鬼之惑所以益甚而人丁所以未繁也今就本縣衙門創惠民局

量收本錢以濟病患仍有施藥併具數目復此曉諭
各請知悉

安溪縣勸民造砧基簿

當職不才試邑已及半年於民俗略已諳曉唯是詞訴
產一事每日有詞不免追逮勞擾誠不忍苟簡坐視
其弊夫有田則有產此邦之產真得什一之制私收
其九以其一供官以充天地神祇之祀豈非王民之
義人道之所當然今則不然買人之田則減其產而
聚產於出業之家出業皆貧民官又賦之則又逃亡
而已不知造物之理置田受產出租稅以充國家祭

祀之用則天福之以豐年不惟天福之子孫亦能世
守之苟坐享專利而不輸租稅是得罪於官也已享
其利人被其害是得罪於人也縱使姦狡可以幸免
人禍天刑其可逃哉故今日之富饒而為他日之貧
此由處心不公得罪於天人故也當職愚陋安敢妄
有所施為念劃產一事誠此邑之大弊今勸諭有產
之家各置砧基簿二扇逐一開具鄉貫地名畝步四
至產錢官米若干經官印押其一自收其一在官遇
有買賣田業即兩家齎簿赴官對割行之二三歲則
經界雖未行已具其利矣此如良藥雖少苦口資利

於病況此邦賢士尤多識義理者不少其吝為子孫
他日息爭之地更相勸勉期於必行榜到限一月日
賫簿到縣印押並無分文縻費各請知悉

四使府造砧基簿擬事件

一今造砧基簿只如人家造戶帖初無難者然恐沮
於上戶今欲施行須申
朝廷乞許本州禮請上戶無擇大官但行義為一
鄉表率者即請同共措置

一此事初行未免官吏並緣為擾須選每縣幾鄉每
鄉選上戶或公正為衆所推或才幹貲有過人不

以寄居士人農民每鄉請十人令其勸諭人户照契遣簿各據四至產錢抄寫候簿成令丞不測躬親挨簿勘實結罪保明以待本州覆視

一此事既行其間多有未經稅契之人契未稅則不敢造簿一旦首稅必至典賣田業是利未興而擾已形謂宜特立限半年減稅契之半許首稅一次如違限不首即是故犯雖罰無憾

一應行文書州擇吏四人縣各擇吏二人承行結立配罪不得取乞民户一文以上官給紙筆日支食錢

一此令初行必有紛紜告產之訟宜先曉示許人戶限半年內自行陳乞告割州縣未須受許產狀過限不理割致被論訴定追罪不以蔭論其任官之家不得以在任為詞

一簿成之後一本納官一本入戶收執兩家賣買田業契成須各執簿經官過割批鑿數年之後自然產錢一一整齊不至如向者隱銷詭戶之弊

一造簿所載地段四至產錢官米並照元契俱具如是祖業無契亦須明具四至不可包他人物及絕戶官地嚴立罪賞以防欺謾

安溪縣勸農文

此邑田疇狭少地勢磽确使人人併力而耕方可供一歲衣食計一或怠惰則飢寒立至可不思而懼哉則深耕易耨爾農固不待勸而勤也然農雖勤而所以害農者未去則徒勸無益所謂害者何也官民而不相孚貧富而不相資此二者害農之大者也曩時官司一切枝蔓追逮令一毫不敢擾民矣宜爾民體悉此意長幼趨善無至犯法令也恃官司之寬恤凡所命令皆邈然不應如催納二税勸諭造砦基是也至於好鬭喜訟尚多有之則官司何能不糾之以猛

是爾民必訟官司相纏以法而追逮之際不能不廢業也今不可不改貧富有無相資為生今當者取民之息必欲罄竭而不卹其飢寒不知農民一日盡償必至逃亡則後日何所取利農民耕種必假貸於富室收穫在家乃不明還其主以致欠負不知今年不還明年將於何處舉債是自絕其衣食之源也況又有詞到官官必為理今官司既不妄追逮民當畏法順命富者當卹貧貧者當依富爾父老其以令言更相勸諭則家給人足孝弟姻睦為禮義富庶之邦豈不偉哉今尚及見風俗之美以自信桴鼓之應云

南劍州勸農文

太守猥以非才來典茲土至是五月矣去冬適值旱癘承 聖天子德意蠲舊租減苗米所以寬恤救療之册雖粗究心而軍食莫繼今幸人口和平米價未甚騰踊太守不敢恃以為安也春首分委官僚及寄居賢士大夫行鄉里勸糶米谷上中之户各以鄉井為念慨然相從劍浦所勸之數亦及數萬足為三數月之食又去歲之歉所以不及其半農民因病或恃此使用不還主家致主家不願假貸今散榜勸諭俾主佃各相覓假趁此雨後耕鋤田畝上下亦已相安矣

蓋古人有言田者不殭圉倉不盈婦女不殭布帛不
精此邦粒米狼戾平時不知愛惜又農人怠惰不力
婦女坐食無事蠶桑夫使勤勞以給之雖豐年衣食
尚恐不足況天時之不可必而人力可不盡乎有如
政之不平訟之不理斂稠刑酷凡所以傷動陰陽者
太守已深懲力絕之矣至於閭里之間鬬狠囂訟之
習乖爭悖戾之風亦足以上干和氣爾父老其歸語
而子弟率而閭里孝而親悌而兄睦而鄉黨宗族庶
幾禮遜興行風俗淳美自然協氣薰烝乖厲銷伏時
和歲豐可立而俟矣羊炮羔斗酒相勞則爾農之慶

也亦太守之願也今鏤古靈陳先生勸諭文在前爾
父老其以教諭子弟毋忽

南劍州勸諭行誼士人文

當職猥以庸虛濫叨收養到官四易月粗知此間民
俗愧影行不至無以教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
此邦山水踈清人稟秀氣異於他郡前賢鉅儒[illegible]若
在望此風俗尤易於淳美者也已分委諸縣拜請行
誼之士諸逐里勸分其或孝於親屬於家行為鄉黨
所推學為士流所法委令佐咨訪姓名每都二三人
每月貼請一二都以僕馬迎至縣設醴待之訪民疾

若凡政事之失則改之習俗之薄則諭之每月開於州當職間以禮招致至州如縣之禮加厚焉庶幾古者師帥之意敎化既行風俗知義則獄訟息而刑罰省吏亦稱職豈不美哉

勸俗

古人以孝為本故事親終身而不敢怠奉祀數世而不敢忽故親生也唯知養親親沒也惟知祀親其生也不敢厚自奉而汲汲以親歡為心其沒也不敢自逸而汲汲以宗廟為事後世不愛其親而憂也人故待貧之意常存而養親友薄事祖禰之禮常簡略而

事非其鬼常孝敬不揆諸禮可不謂大惑耶

龍圖寺丞復齋陳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墓誌銘

貞徽猷閣知福州林公墓誌銘

我宋有天下遴選藩侯謨訓具在　孝宗皇帝尤所加意乾道淳熙間循吏輩出莆郡亦有人焉如龔公茂良之治洪王公悅劉公夙之治衢皆為世所稱道厥後卓然有守剛方而吏畏仁慈而民愛廉介而士服所居而化去而人思之没而愈久不忘則故閣帥林公其人也公諱枅字子方興化軍莆田人九世祖攢以孝行聞唐正元間旌表門閭世稱闕下林家曾

祖傅不仕祖選故承議郎贈中大夫父孝澤故朝請
郎直秘閣贈正議大夫公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
主福州閩縣簿丁內艱分教常德府轉福清縣丞改
宣教郎以父年老丐祠歸養乾道五年用宰相薦召
赴行在不忍離膝下父勉使行在道丁外艱哀毀骨
立終喪不御酒肉不居內服闋再召對上諭宰執曰
林某儘忠實除秘書省正字遷檢書郎出知信州提
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為轉運判官移漕江西知泉州
召未至得旨林某屢更事任具著勤勞直除秘閣福
建路轉運判官　光宗即位召拜吏部郎中除直煥

章閣江東轉運副使知明州進直徽猷閣知福州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初入對言陛下慨然有意唐太宗之治而治效與正觀若不相似然所用大臣有如房玄齡魏徵者乎太宗相玄齡二十三年相魏徵十有五年陛下誠得如二臣者而用之能如是之久乎夫持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戇直之臣似無用而大節非人之所能及願 陛下接之以禮厲之以義平居有以養其心臨事可以盡其力又曰兵強財豐未足恃所足恃者人心而已得人心之實脩德而已脩德之實內焉立誠以脩身事親外

爲推誠以下賢惠民是也知信州陛辭曰　陛下崇
詔輔臣朝廷行事是非惟有公議若士大夫言清議
者不宜有此語臣謂公議云者人心所同清議云者
理義所在二者同實而異名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
慕權倖談謟之所憚陛下又何惡焉又曰　陛下傾
崇武人意之所向容有偏爲唐末藩鎮流毒宇宙州
縣武幹皆其私人　太祖用文臣銷藩鎮以縣尉易
鎮員　真宗初置武臣同提點刑獄不使專也嘉祐
罷之又　祖宗之法不用武人為大帥必命文人為
經畧以總制之劉摯以為用意深遠今武憲無副貳

之名又自內郡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陛
下之意猶以為未足也方面專制又將以付之長此
不已何異唐之季世其為郎也言漢宣帝徵霍氏自
親政舊臣張安世皆曰懍焉而洪恭石顯親近用事
魏明帝沈毅好斷政自己出而內倚孫資劉毅宰制
時政公卿大臣不與接者幸叱一人而已朝無直臣
司馬懿之勢遂成可不為今日戒信州兵驕公始至
裁以法物力擾民曰此手實遺法也以官錢代輸使
廣東減鈔塩額除增收錢大奚山外寨以捕塩為名
殺略商人守帥諱其事公以實聞於朝移鞠憲司卒

得其情使江西諸邑以科罰充無名之賦一歲十萬
緡公歲爲以漕司三萬六千緡減免贛之支邑三萬
緡有奇於是一路無科罰先是豫章大疫死者多不
克葬公瘞浮屠二阡為冢六百九骨函五百一十三
士大夫家貧不能自窆類公以窆者又三百廬以其
法推行之十郡泉州洊饑公舉荒政閣租賦禁預借
關外雜税歲三千緡豪民買撲於官而漁利數倍州
舊置坊鬻鹽民苦科配公悉罷之使福建江東汀州
總經制錢寧化泰寧苗米廣德建平和買皆多取奏
蠲其額宣城令張宗頡倚勢為虐守曲庇之守親王

也故言者莫敢間公勍奏無所避知福州簡訟寬賦
始侍郎馬公丞相趙公欲甓城不果公遂成之周環
四千丈䟽事而民不知公孝廉剛直出於天性恭儉
好礼正身率下無慢色戲言官僚畏憚不敢為非然
平生勍吏自張宗顏外他未嘗輕有按舉少時植立
為丞時以執事白府袖書辨是非帥以威折之莫能
奪至裂其書于地公徐取之以進如是再三帥卒悔
悟未嘗假人顏色為謟語以媚上晚在四明太師史
公浩年八十餘被召將行謂公曰公有禱入為天子
言也公寒暄外無他語太師曰某荷上恩老不能行

柰何公曰此在太師耳容有竊聽於屏後者愕然其質直如此凡所歷官世莫不以為楷式廷臣常奉詔舉諫官御史皆以公為稱首雖未及用而功德所被幾半天下使得行其言於朝汲直何以加諸夫人黃氏考功郎官公度之女子男五人女四人尚幼公之卒三十餘年矣故吏部郎中鄭公肇之已狀公行獨墓隧之碑未立泚及之猥以屬某曰諸老凋謝子之先人於我先君有舊子侍側通知二家志盡書之辭不獲命於是犯不韙而為之銘銘曰

惟孝與廉　百行之本　大者既立

功業從之　公之九世　祖以孝旌
曁公父子　清白是承　行脩於家
化被於國　玉雪其操　潛革貪墨
立朝不久　言未盡酬　麾節所至
民瘼則瘳　古人有言　遺直遺愛
公實兼之　百世如在

持齋先生鄭公墓誌銘

大學中庸之書歷春秋而下非一世經師儒之覧非一人未有灼然知其為入德之門傳心之法天啓文
治　我宋二程夫子始表而出之淳熙間道化盛行

朱子以天性之純明加師友之講習積四五十年不怠之功然後是書闡明貫通揭如日月坦如康莊目視足履小大無疑一時門人更去迭來執經受業者半天下吾鄉之士方且溺於功利之習而廾夫子之堂僅三數人焉至於講明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備之於身與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孟軻子思所傳之心至精至一執而不失而為朱夫子之所称道贊美者則未有如持齋先生者也先生諱可學字子上系出於周威公友與午渡江平難將軍庠始南徙由庠而下五世孫諱褒為太府卿始居於莆田力學好

脩世號南湖先生曾祖諱諶祖諱思默父諱仕謙皆累舉進士不第先生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淳熙己酉鄉以貢于礼部試不利癸卯與兩浙漕薦考官今福建帥侍郎蔡公幼學称美其文詞春有司又失之是歲與弟仲伯偕進偕退乃謂仲伯曰吾女弟年及笄猶未行歸賣疇先嫁之使無失時我始以覓官為急今年壯乃知未聞道為尤急我聞朱先生傳道之統真所愿學也遂裹糧千里踊門求見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蓋持齋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為法其所

未達於閫奧者一間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師視之如夫子之於顏子道同氣合卒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荅如環無端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子弟之師席俾先生西鄉而坐既而歸冨沙也則又虛席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至再至三又不已為其所往復之書有曰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恵鄙懷又曰斯道不絕如綫唯冀勉厲以副所望皆親蹟不能悉舉也嘗以大學一編晚所删定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唯子上足以

當之其親傳而命如此故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
先生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先生而後行其所
尊敬又如此故先生之名實榮於時未常有枉己為
人意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不可得故與大理卿曾
進工部侍郎曾逮為忘年交呂寺丞祖儉李郎中孟
傳詹監丞葳之廖郎中德明鄭郎中肇之皆知敬愛
從叔軍器監桌仕必与諸先生與人交氣和而清竟
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為名士晚
與古靈先生之孫故廣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與致合
浦率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篇然後視事逾年不

軗有以見先生師道之行於人也前後三奉大對嘉
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令廖郎中為廣帥招致
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先生調選令廣西憲方公
信孺時守春陵屈以偕行至則湖南漕曾槃留攝衡
陽户曹還其檄至豫章卒于豊城享年六十有二春
陵守徐公杞解組歸過於道買棺以斂方公遣使奉
萁于臨江軍其弟仲伯哭往護喪交友歸賻致贈賴
以不乏用癸酉七月一日抵里門治命以妖公素為
後年二十有一仲伯自兄之死哭泣逾時而哀服心
喪三年蓋師之也明年甲戌當廷試不就可以知先

生之友愛矣遺文有春秋傳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先生不喜為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然亦已駸駸江右之風頃年時事一變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先生獨相從於寂寞之濱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吾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淑斯人某嘗恨為童子時侍先君閑居聞朱先生自建上來訪留月餘及丁未歲先君棄先生又來弔時某皆年少未知求教至今追悔無極也所賴以知其不傳之祕者有持齋在今復已矣豈非命哉嗚呼士

生斯世朝聞夕死孔門趨之吾鄉晁時諸先生如夾際之學傳文雄艾軒之理精思古皆足以暴白於後世而求其得百世之師而教育之以致於卓然成德則先生此樂未多遜也所得如此宜外物不足莫有日仲伯走安溪謂其曰而嘗從吾兄遊知之深不可不銘銘曰

惟朱先生　續道之真　友已教子
實難其人　先生脩家　本与道合
一見而契　如虛斯納　壺山之下
朱紫則多　得道之傳　其人幾何

我作銘章　刻之幽室　四尺者封
千載一日。

參議趙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趙公諱公邁字志行以淳熙六年冬卒葬於金雞山之原後廿八年其子彥廣丞泉之安溪始至爲某言曰吾先人奮弱齡舉進士歷二千石參謀帥閫不爲不遇而喜廉好施家無遺資故遺言往行雖已輯録而兄弟仰給斗升不能遠求當世名人銘而納諸幽每一興念未嘗不恨今雖已遠痛猶昨日也子好古文其爲誌之某辭

曰而考前輩盛德人也某生晚學識淺昧其敢犯不自量之譏且誠無以賛揚碩美請三至乃喟曰而考行應書法塗之人至今猶能誦之況有鄭清卿之狀在乎又誼重請堅其可辭據公系出　宣祖皇帝為魏王六世孫曾祖諱克脩右衛率府率贈同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少師尹國公謚孝齋考諱持之武經郎累贈中散大夫孝齋公事君奉親克忠克敬好學空金帛以市書有致君澤民志嘗竊嘆名在屬籍不得陳力就列無以自見於世語聞　仁宗賢之親書忠孝公邁四字以

寵之公拜受以示訓諸子窮日夜不怠元豐初始用
貢舉法試宗室公子撫之百之臨之皆擢高第邦國
榮焉中散公其季也厥後丁時多艱庽建鄴及卒公
與昆弟避地無常居　紹興初元復寓嚴州公弱冠
以詞賦中選授保義郎食祠官之禄十六年再試國
子監再中之擢廿四年太常第賜進士出身以從義
郎易授在宣義郎知臨安府鹽官縣丞江東部使者
高其能俾攝徽之休寧尉邑有胥抵罪命公籍其家
公問其子何業曰業儒公憐之曰汝父犯法家貲當
沒入官吾不能汝庇汝既儒業能勉力起家此直毫

來耳其人感泣而去後果登進士第爲顯官識者謂公能以一言勵士如此尋攝尉婺源能殺益軒鹽官戍及協理一邑無所不用其至遷僉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出公事兼西外宗正簿太府事叢部決無疑上官奇之終更受其風土因居法海僧舍轉通判處州未上知大宗正事士銖以公能行薦 孝宗召對擢知衡州湖湘唯衡爲劇地瘠民貧外臺錯峙供億常懼乏事又承彬寇李金掇拾之餘公私如掃公勤以捉吏寬奸以撫民療居二年用饒家給民愛之如慈母及歸相与號泣遮于江皐不可得則繪像以祠

之部使者以聞詔中書記公名拜信州改澧州以貧不能遲次丐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福建路參議為之四年以疾卒于正寢髙年六十有五由武易文階八遷為朝請大夫娶宜興蔣氏太師魏國公諱之奇曾孫有賢行封宜人後公八年殁祔焉男六人曰彦汲曰彦淵曰彦渙皆先公亡曰彦实邵武軍建寧縣丞後公卒曰彦向南劒州法曹曰彦寓泉之安溪縣丞皆以公任令為從政郎女三人長適朝議大夫知泉州金與次適新安進士汪時發次適福唐進士陳鑄孫十八人岩夫文夫惎夫忍夫悠夫厓夫悠夫塾夫

壻夫埜夫皆業進士孫女七人二已行餘尚幼曾孫
男四人時德時瓊餘未名公天性忠恕喜怒不形于
色与人言唯恐傷之傾心竭誠表裏如一而持身居
官廉介正直遇事鯁亮不為苟同必盡己見無赧色
玩好之欲而篤嗜於書下至醫卜釋老稗官之説亦
攬其華以資為詩与温陵陳知柔永嘉林元仲桐鄉
朱輅艾庵李洪相唱酬有詩三百篇曰遺興集藏于
家故當時名公要人知己者不少如金公安節趙公
子潚陳公正同邵公大受張公孝祥榮公嶷皆嘗荐
於朝而公雅不好進不忘韋布之樂所得俸賜隨即

施予昆仲之孤撫而養之費不問餘以市置田宅為恥故貴而無家糴粟以食嗚呼可謂尚德君子也已銘曰

皇皇宗宗　異人所集　偉哉孝齊
盛時特立　忠孝之報　未及中散
篤生參謀　奮自弱冠　妻以秀貢
擢第太常　去武而文　祖考以光
十有六年　食而不仕　克艱克勤
始就乃事　居守佐帥　績茂五官
不富而仁　賢者所嘆　聞子聞孫

享有餘慶　我銘此詩　以驗天定

告院龔公墓誌銘

公諱堪字少任八世祖繇錢塘入閩為興化軍人祖諱茂良淳熙中參預大政于時朝綱大振四吏賓服天子敬之以前為諫官時排狠權倖至是陰為所擠謫居英州父諱昇宰福州永福縣棄官侍行公時年七歲秀穎　絕日與祖父更相酬詩以祛其憂參政父子竟死英州公時九歲崎嶇拜哭扶雙柩以歸赦嗚哀悲行道不忍聞少長於書無所不讀為文精麗清絕操筆立成儒生文士往往斂衽避席用參政公

追復恩授承務郎以詞賦魁吏部調監泉州南安監稅丁内艱不果上改監台州寧海縣長亭鹽場充福建路進士貢到官刻己奉職公私与足民為祠之秩滿遮道願留轉幹辦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歲入浩穰吏相囊槖為姦公一正之課以大最遷辰州沅陵令故事逐新之費官僚之俸於吏民焉抑取之公先期戒絕民蛮戶歌之自始仕至是歷三官名公帥守部使者如尚書張公杓令叅政樓公鑰大諫傅公伯成以治績文行薦于上者凡一十一人牘滿公車磬溢搢紳之口亦既籍其名於中書矣公退避猾

介念祖母大夫人高年卒調京倅以歸遲次五年愉怡左右闕至大尹趙公師石奇公才空一府事屬之公部決無留思視民閒疾隱不翅如在己釋小民犯錢禁久繫不能償贓賞之金者數百千人歲疫且飢公家至户視候其色氣品其藥劑賑以粟米所全活不可筭計居四月能聲軒甚司諫范公之柔薦于朝於是選授提轄鎮江榷貨務時鎮江建康兩務皆以兵興後窘不可支而鎮江差易幹治朝命商公逸卿督建康務逸卿告公曰某之兄飛卿死于總領所今又往重傷老母心公懷以易播之義慨然從之淮甸

飢民流離寇掠大作宇盜悉揀鹽商歸迹公以仁治
財民有貿網運米鬻其船四百餘艘困者數千人公
一日躡之蹲心阜通之政榷務月供軍饟及待朝廷
不時之須為緡百萬期會迫不可移一日乏供則悞
國大事且死公援比丐朝廷補助經費適下多事內
外俱匱罕相美辭慰荅之才与百萬公轉移假貸以
無為而有朞年又六閱月軍不知乏而公憂危成疾
哀呼求去章數十上朝廷難其代卒不聽公既竭力
支吾於商人不通之時其後復業則力革其弊申明
新舊對帶与夫創總庫專賣交子之法移文倉司以

草折鈔之與旬月之間為利甚溥民樂趨之錢餘於庫者萬百緡詔擢公主管官告院公踰年晝瘵及是始享其功而病且死矣上憫其忠賜緡錢千以旌之嗚呼自古人士懷奇抱器道不信於友功不見於世𧯞﹅不得志以死何可勝嘆孰如公幼則邦人父兄稱舉以勉其子弟壯則達官要人交薦以達於冕旒方國用之窘劇任重務才智縮首莫不曰唯公可當其事公亦奮不顧身曰非我孰為國任此事者卒銷大患於泯然無迹之際上嘉公能列位于朝夫聞望如此事業如此而駸﹅顯榮又如此則公不為不遇

道不為不行唯祖孫三世死不以私而公壽止四十有二斯其可嘆也已公性不喜殖貲產輕財尚義乎生無所嗜玩好為文亦不自愛重任其散落在槀者若干卷与人交久而敬益懽死之日聞者流涕官積階至員外郎其配安人林氏艾軒先生從子也勤儉能家与二子舁柩還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原長曰某以公蔭授將仕郎次曰某詒命為公弟後某不肖忝遊從踰卅年又娶公從女弟知公為深二子以書来請銘曰子毋以不能文辭棐泣不能辭銘曰

矯、大夫　舊自孤童　有藝有才

時艱是逢　國事以濟　卒隕其躬
三世南北　咸死於忠　厚功薄報
其後必封　孰云不信　識此幽宮

知縣王公墓誌銘

紹定庚寅秋八月朔王君侯袖書一編訪某曰吾父寧德令君以嘉定庚辰歲卒于官舍嘗卜葬松嶺溪西不利今以十二月丙寅日始克葬壺山白雲峰下治命屬子銘某廿年前嘗入漕貢舉場偕公研席往來建劍二州道間款昵如兄弟文雖不足發公才業之萬一要為知公誼不得辭君之族自晉文獻公而

來為江左大姓先世居泉州皇績仕至虞部曾祖言
祖有贈朝議大夫考進之朝議大夫知常德府君諱
必咸字宗可弱冠以詞賦先胄監歷泉州九江戶曹
參軍建寧理掾山陽戶掾攝江淮制司幹官專元戎
書記之任以薦改宣教郎福州寧德令以賞增一秩
公之在九江也歷事三守侍郎徐公誼給事余公崇
龜大卿蕭公今憲皆延入幕事無大小必以屬君而
其書擬所祿賞者知出公手倉庾出納一切罷去奸
例行供賦貿粟均平無高下制募也海寇吳鐵頭
猖獗江西數千里患之君請其長聞於朝嚴捕戮之

令未幾獲於處之龍泉長江以寗尚書蔡公幼學帥閩君奉檄一見即剡薦其行能於朝有北人詐稱為皇孫官吏惶惑公析以經誼立致其罪寧德邑小而遠臺府豪民循習陵轢鰥寡莫敢誰何公至一繩以法皆斂迹相戒曰此清嚴令尹謹不可犯邑負山瀕海吏卒囊橐為姦往往潛入鄉落積為販負者害至有遭搌徒手號泣而歸者公一切禁止吏給牌自隨稽其出入田里帖然前後積獘民冤莫告公至競來求直訟牒日不下二百餘公剖決如流庭無滯訟台府積案牘九十餘事皆數年不決者聞公精敏悉以

送公裁處詳審旬月盡決訟者咸服邑有漁艘千餘皆不及等每防秋於濫科公一日集于江岸為籍其尺寸上于府永絕追呼之擾下車半載害除利興民方歌詠而勞以感疾病中猶剖決事如平時一夕而逝父老愛惜如喪親戚越明年小祥士民舟人相与素服追念於釋氏之廬其得民心如此君為人孝友出於天性精悍勁正當官吏不能欺民蠹刻剔不盡不已嗜書至老不釋卷為文雄健刻深出語必警衆在舉場自朝至夜聲吟營度至嘔乃已故六十礼部舉人皆服其能世之士者徽偉於一中而學術漫不

究業溫飢於一官而政令漢無所聞若君者一第始可言命而作令真不貿字民之職矣享年五十有三娶林氏先公一紀卒繼室方氏故少卿銓之女子男三人曰偘曰慈曰昇慈昇早卒女二人長適進士鄭知詩次適鄭漢傑孫男二人英生茂生銘曰

勉一為學　有進無止　矯一為官

以廉為惠　五十有三　足以名世

所積者多　是遺後嗣

贈宣教郎林公墓誌銘

易稱積善必有餘慶書稱作善降之百祥天之報施

如燭照數計歷攷古今百不一忒莆郡支邑曰仙遊邑大姓曰席林麻氏聚族二百餘年矣自曾伯祖正奉公豫擢熙寧進士第歷典七州惠愛可紀坐薦二蘇入元祐黨籍叔祖兵部郎中師説以清介剛直顯名閤門宣賛舍人師益靖康死節龜山楊先生嘗荐諸朝號為閩家過其門者式焉公諱如蒸字子褎曾祖草不仕祖伯文以伯父正奉公豫之蔭授承信郎父若樸不仕公天姿穎敏於書無所不讀從艾軒林先生光朝左史陳公士楚學為人寬厚長者未嘗与人校是非曲直身居長嫡友愛諸弟宗族無間言生

於紹興戊辰沒於嘉泰壬戌以子貴贈宣教郎配孺人陳氏故漳州通守仲珪之女公中年憂未有嗣續一夕夢神人告己覓而識之屋壁後十年黃氏孺人果生二子長曰日選登甲戌進士第今為承議郎知泉州安溪縣謹身愛民不為隣寇所動邑人安之次曰日邁習進士業公雖不仕而家居為善教子淳〻不殖產營利鄉黨稱德蔣溪石梁凡數所皆公先世所建高曾積累既厚而祖考繼承復不倦有後固宜銘曰

取必於人　不如取於天　身之通顯

、不如子孫之賢　已過者泯　方來者延

深耕厚穫　自古則然

處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師古字子平興化軍莆田縣人其先自長城徙居、國清曾祖国鈞故贈承奉郎賜緋魚袋祖充故廸功郎南安軍司戶父浦從艾軒林先生游士人称之公其仲子也性謹厚事父母孝承顏順色無違父母殁事其兄嚴如父家事無大、小稟命而後行先世經史圖籍謹藏不敢失墜常以戒子孫厚於宗族嘗言古人睠族睦親非與不行時節伏臘雞豚酒醴相与

通情、既通則氣自和一門穆如無間言治家有法和而不流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有不可犯者存樂善好施出於誠心視人飢寒如出諸已讀書務究理義躬行有得不徒為口耳之學素有隱志所居必洒掃焚香獨坐以退静為樂勢利紛華人所不能忘者君泊如也嘉定庚午築室於國清塘之湄號曰南山草堂具扁舟日与客飲酒更相唱和風朝月夕樂不厭也晚歲為壽藏以寶慶年甲申六月終享年六十三初艾軒林先生以文章道德領袖莆田學者四方来從不遠数千里作文必有法事親必孝事君必忠

居官必廉奉己必約衣冠動趨必合乎禮濟、然穆穆然里社相遇肅敬端重行路人知其爲丈軒先生徒也君幼聞父訓不敎以能故事親從兄睦宗敬友有名儒風化其然也死時出婦人於室外設於友人之手里有病涉者梁之而後瞑斯可尚矣配鄭氏監簿友堂先生之孫也先公卒葬於上莊之原子二人長曰顧翁好學早世次曰雷震居太學女二人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次適友堂之曾孫斌孫男三人將以二月己酉葬焉其孤雷震以新昌丞黃叔甸述君之行來請銘某病不能執事三至不倦親黨鄉閭皆

曰善人也詛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名儒未遠猶典刑．以儉為寶經充籠

有子廣庠祿帝京　好德令終斯可銘

吳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守初興化軍莆田縣黃石人汀州刺史諱瑶之女廣東運判薛公諱元肅之婦建寧府合同場諱若水之妻合同力學好脩稱於鄉里初仕未祿年四十而逝夫人年亦戚銜哀茹痛事舅姑不懈嫠居二十年舅沒姑老盡婦礼如初嫁時夫人長子宦遊夫人不忍去侍側晝教諸子夜課婦工寒暑不

奕夫人之殁也姑李氏年八十哭之過時而哀夫人自少至老身無私財節衣縮食攻苦食淡怡然無慼容紹定戊子秋七月十有二日以疾卒高年五十有八男三人季良從政郎惠州司理參軍季厚從仕郎邵武軍光澤縣尉季澤將仕郎女一人適承議郎主管華州西岳廟黄非熊孫男一人孫女四人以庚寅九月丙申葬於城北雲澤之原司理君泣謂某曰吾母生勤苦死不逮養且死時季良方調選不得視病訣别負終身痛子其為我銘某甥女適司理君知夫人行為詳誼不得辭銘曰

處身如寠　節堅而行苦
是爲薛氏之婦　三子之母

參議鄭侯墓誌銘

嘉定乙亥歲某与侯同仕於朝侯監左帑居數月念太夫人老不可迎以就養謁告省侍是歲夏旱軍儲民食有不給慮朝家因命奉檄諭招閩中米艘侯奉以行至則以誠意致朝命民應如響以斛聞者十餘萬同列有聞甚者曰侯之歸省藉上命爲榮所過郡邑体同王人饋勞煩擾語聞言事者摭以爲實侯遂被謾無敢與辨者侯清約人所素知侵驪不畏寒士

近世官至令長適千里百須皆備侯僕從不過八九人舍宿旅邸雖寢具不以自隨而謂騷動郡邑以邀饋賂將誰欺乎侯自不為宄怡笑自若嗚呼若侯可謂盛德君子非耶侯諱浦字仲淮興化軍莆田人也曾祖諱紹祖諱良臣考諱熾得侯登淳熙進士第主福州長樂縣簿轉丞泉之晋江用薦者改京官令處之慶元臺府交上政績擢監左帑奉祠二年通判信州丁母夫人憂反吉調循州通判改知南恩州到官一考力丐閑改叅江西議幕歸抵家旬日卒歷七官而所書考纔有十一自為長樂主簿時已能自立不

阿邑有豪民以利吞民田與吏為姦訟累年不已福帥下其事於侯侯得其情立決民感伏而去漕台患鹽筴不登以薦書誘三邑主簿使督之皆争趨恐後侯獨窮跡利病以部使者賢而薦之有顯官以田券求税而不輸其金侯封還之曰其寧獲罪不敢自欺又決大官田訟分辨曲直將以誠意大官反重之為時開禧軍興須海舟甚急吏並緣為擾侯躬至海鄉以見存舟及丈尺者籍之商人帖然石井巡檢官白太守曰某舟不可用時太守嚴不可犯械使易舟為期峻迫侯亟入府言曰舟危道事不厭細寨官之言

不足責且舟非寨官所能辦盡命邑之易守寨官得免攝主管舶司於番貨一無所問與例所入一切絕之蛮賈咸悦宰慶元也草料斛之害數條民歌於道和易近民訟為衰止楮幣中嚴官吏以苛急為能不但得罪部使者行縣將及境民恐令得罪自為供張以待甚盛侯驚謝曰我未嘗夙戒也充役罷者感侯之惠願以家資當兑楮折閱費富室効而為者數十人不三日為錢千使者以辦聞官滿民爭走送有越境者中間居鄉則葺輿梁以濟涉為廬於道旁曰福田以療病其為郡也蠲三邑捕賦以萬計郡以鹽

為富侯損其賈節用取足僚屬為苛守所各俸金皆代償之壬午歲颶風大作明年米翔踴侯亟發廩以賑不俟使者之報仍喻閩粟往哺之鄰郡民有盗入境獄成法當流侯原其情輕之廣府新會縣境与郡接民冼氏與州民吳氏有私隙以塩訟于州及府侯廉知其非盗羅冼氏初侯之臨遣于天子之庭也言州縣輸納版籍不明防秋海舟役使不公二者皆侯之所親見者侯為人事親孝居父母喪蔬食骨立与人交以試言咲怡怡未嘗有怒色故自少至老由賤至達未嘗有一疵之可指温然其容事有不可者善

道人皆信服高年六十有六以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甲申葬于莆田縣雲峰之原子一人大椿將仕郎孫二人初侯嘗命某銘其考朝請府君之墓某自唯言納無補潛光侯請不倦至於垂淚令侯之子以侯銘謁者至再其忍辭銘曰

以詐取詐　詐窮則乖　以誠馭詐
有感無猜　退不待老　願早克諧
彼古君子　亦何人哉

前室孺人梁氏葬葵山壙誌

孺人泉之晉江人也曾祖父諱迴故贈太師英國公

大王父諱光贈太師魯國公王考諱克家故任時進
觀文殿學士鄭國公贈少師謚文靖文靖公自奉大
對擢第一不十年至宰輔再相　孝廟文章德業傑
出中興名公鉅人之右孺人其中女也未行以丞相
恩封孺人母秦國夫人鍾愛擇對年過笄紹熙壬子
始適某為陳氏婦天姿嚴整動中礼法識解過人持
身理内織悉井井入門既饋親族交慶妣魏國夫人
嘆曰使我正獻公無恙得此佳婦寧不為吾兒喜語
且悲時某侍旁不知涕淚之横集也嘉泰壬戌中秋
二十五日以疾逝於文靖公之第享年三十有四子

男三人長曰甲三歲死次曰圭承務郎孺人事秦国
尤孝歲時歸安油、翼、不忍輒去及是秦國念之
不釋勿欲其藏之遠也某洒勉承意即州之葵山葬
爲用撫其凡以納諸幽嘉泰四年歲在甲子十一月
十四日壬申奉議郎新權知廣州東莞縣主管勸農
公事陳某書

前室安人梁氏改葬下余壙誌

安人姓梁氏諱妙惠泉州晉江人也曾祖父諱熙鼓
贈太師英國公王大父諱光贈太師魯国公王考諱
克家故任右丞相少師謚文靖妣秦國夫人陳氏紹

熙壬子以安人歸于莆田陳某嘉泰壬戌中秋歸寧廿五日歿於文靖公之第享年三十有四累封安人秦國鍾愛不忍其葬於遠也嘉泰四年十一月壬申窆於泉州南安縣葵山之陽相望異鄉非歲時伏臘於松楸之日有限窮山荒源瞻顧者怠追悼在心及是始克改葬于莆田縣之下余村陳岩山之麓子男二人長曰甲生三歲死次曰圭承務郎新差江東淮西總領所排岸兼監行宮雜賣場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諱惠真潮州揭陽縣丞諱衆之長女生

九歲母夫人方氏歿夫人實主內事贊府公愛重之及笄適市舶趙公諱彥驌事舅崇道公盡婦道以孝稱敬夫如賓雖小事不敢專必咨而後行崇道卒居喪盡礼市舶繼卒二子少稚叔姑皆幼夫人年卄一哀苦自誓閤門百指節縮營辦以取給又能極力舉舅姑及其夫之喪其卜兆始窆率以身親之時族之賢者如郎中趙公伯達昆仲咸敬嘆為二子少長飭令從學擇師而教之叔有室姑有歸咸為成人長子寵夫登慶元三年進士第次寯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諸孫亦皆勤學世其科時節慶賀子孫諸婦列

拜進壽里人咸以為服勤教子之報夫人治閨門甚
嚴待宗族有恩其於奉先也尤謹子婦之始至教之
以礼如嚴師爲好義善施家雖貧客至治具不問有
無春秋蒸嘗凡刀七盤匜之奉必躬必親其執饋也
洞洞屬屬雖老不懈少喜浮屠老子之說晚而課其書
日盈篇言病革神閑氣定悉召男女至前与之訣其
處死生不亂如此紹定元年十月六日丙午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九其明年十一月朔乙丑葬于廣恩
山之麓子男二人長曰寵夫從事郎建寧府觀察判
官先夫人十二年卒次寅夫宣教郎前知漳州漳浦

縣丞女二人長適進士方拱辰先卒次學浮居法為比丘尼孫男七人時楚從事郎漳州長泰縣尉時棣文林郎新泉州司法時樸從事郎吉州房陵尉時楀忠訓郎興化軍税官時析習進士業時秘時概早亡孫女一人適進士方益之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三人皆幼嗚呼自昔正烈之婦經史班、雖遐嶠幽閨靡不備録所以厚礼義崇風化也夫人年盛而守節不以家貧累衆而他其志用能難苦儉素訓子業儒使子孫登第者凡六人克昌厥後豈非脩身房帷取必於天而然耶銘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非是母不生是子古有
此言夫人是似唯終身不失於正節宜再世多
有於賢嗣

承奉郎林公墓誌銘

君諱立義字子宜興化軍莆田人也曾祖諱國鈞承
奉郎致仕賜緋魚袋號年回居士艾軒林先生嘗銘
其墓稱其盛德子孫多從艾軒游祖諱充南安軍戶
曹參軍考諱浦君其長子也君少失所怙事母孝撫
諸弟人無閒言治家勤儉招延里儒以友以師其子
應霖遂由國庠舉礼部不中昏于天宗贈太師潤王

孫女授初品官尉潮之海陽期至迎君君曰往于南方孰与吾享鄉居之樂回年暨君四世皆以林泉自適無汲汲進取意故肯堂考室蒔花植竹歲美月新暨君益張大之穀城國清為莆邑山水絕勝處君家獨擅其要鄉之大夫士有終歲慕羨不得一至者君雪舟節杖日徜徉其間以考壽終可謂無憾而鄉人咸期君方面豐下康强未艾一疾而逝為可嘆也初子孫以國需恩官君京秩實有兩朝之寵命然非君志也娶贈太中大夫吳公某之孫女子男一人應畾先君卒於海陽女適故從政郎賓州教授陳鼎玉孫

男三人以寶慶乙酉孟冬丙戌殁於正寢明年正月
庚申葬於莆田縣鄉福山之下蓋君所為壽藏也某
於君有姻黨之好其孤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穀城如玉　國清如水　考槃之志
祖考是承　福祉具有　不假寵榮
種德不怠　後必有典
改葬祖太師冀國公壙銘
皇祖考太師冀國公陳諱祖妣越國夫人黄氏舊合
葬于寶忠紀孝石泉寺之東隴弥林嘉定癸酉秋八
月水齧其墓明年二月丁未改葬于寺山之陰曾祖

考太師蜀國公墓之左奉祖妣冀國公夫人卓氏祔焉其穴乃建安西山先生蔡季通淳熙丁未年所定是役揆之禮經謀之宗人質之祖廟禱于大神罔不協從用表其繇以示後人俾之不容已不知輕也如此

贈通直郎鄭公墓誌銘

鄭於諸姬為近代有顯人中世以來入閩者磊落相望公之始祖唐太中初自北而南經行福唐抵蒜溪樂其寬閑因居焉累數十世四百餘年雖皆韜晦田畝然其高曾祖考所以積善種德開先壽後非一日矣至是赫然為名儒顯族正所謂起其宗大其門者

歟公諱檝得生而穎悟少長　學日千言博通經史百家之書矻、不倦為文為詩時輩不敢与齒交

廣耆處陰甚試中國庠肆業三年一日語其友諫議李公大異曰今之月書季考大抵兢進爭名古之所謂學不如是也我當退而脩於家淑諸其徒不亦善乎李公留之不可歸教授生徒來學者甚衆油然自得若將終身舊交故人多處華要未嘗以書往來　光宗受禪奉之士俱沾恩異故右史陳公士楚素厚公時主國子監簿貽書勉公亟歸黌舍公曰此兒曹事吾尚可復出耶明年子浦擢第春　公戒

以靜退無躁浦奉命唯謹一再調官皆鄰郡便侍養明堂礼成恩及高年浦屢以請公力止之請公貴人有勸浦田榮親非子職而必告耶告則不得不若不告也浦因事詣郡列上其事恩俾京秩命下公已不及見矣先是公嘗夢浦以一卷書若告身者讀於前公閉目而听之已而果然公性倜儻而脩身飭言若不能出諸口賓接人士不以貴賤長少異飲必尽歡平生温恭与人無閒言鄉閭有不直者必詣公公一言平之皆感悦而去公居家教行於鄉如此使得位治人　者乎高年七十有四

葬于双峰寺之東要　縣人也事舅
姑盡孝公之殁夫人紡績衣諸子課其學業見其子
以績擢為左都官通判信州未上而夫人卒年
十三初嘉定丙子浦之由左都以煩言歸也惧貽
夫人憂夫人曰吾國安於貧況有祠廩足以活吾毋
尚冥須其知止足如此識者又知公之教行於家
弟　之日章孝友力學於世味泊如也不授室怡
然獨處死時年六十九祔於公之側子三人長浦也
曰鑑曰滂皆早卒女二人孫男曰景大女二人某於
左都有鄉黨游從之舊知通直公行為詳

鄭宗
能賢
鍾此德美
駟車有翩
卓彼馬鬣
視此銘鐫

公侯其先
學　仕
後嗣是傳
益恭益謹
双峰之原

閭祺四百
所積者專
高大其門
有赫有延
過者必敬